

譯者序

論友誼一文約作於紀元前四十四年之秋季。確期已不可考。此文也是獻給阿蒂克斯，詳見前篇序。

在紀元前九十年，西塞羅年十六歲，他的父親引他贊見卜人斯凱渥拉，學習羅馬法律。於八十八年之際，羅馬內戰起，在這個時候羅馬老法家斯凱渥拉把當初賴里烏斯向他談過的關於友誼的話講給西塞羅聽。而賴里烏斯的議論又是從斯奇皮歐阿弗里加斯兒子那裏聽來的。本文談話的時候是紀元前一二九年，正在斯奇皮歐死後數日。談話者共有三人，即是賴里烏斯和他的兩個女婿，一個是斯凱渥拉，一個是范尼烏斯。斯凱渥拉生於紀元前一二一年，活到八十八歲，博學善辯。范尼烏斯比他稍長，但娶了賴里烏斯的少女，著有羅馬史。

篇中引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之處甚多，又據說西塞羅寫此文時所最借重的是提歐弗拉斯特斯的一部共有三卷的論友誼的文章。惜該文現已失傳。無論如何，西塞羅論友誼之

四塞羅文錄

詳盡透徹，是古今所沒有能比擬的了。

二

卜者昆特斯木奇烏斯 斯凱渥拉常常很精確的很有趣的講述他的岳父加優斯賴里烏斯的故事，並且每次講到他，總喚他做『哲人』。我自從成丁的時候，（註一）我的父親就把我送到斯凱渥拉那裏去，只要他願意，我便永久的不離這老人的身畔。他的深邃的意見以及簡鍊的言談，我常暗自習誦，很焦急的想藉他的學問增進我的智識。他死了之後，我又追隨主教斯凱渥拉，此人我認為是在學問品行上都是全國最傑出的人。這是後話，現在先說那位卜者罷。

我記得他一生許多的事情，最可紀念的是有一天他坐在他的半圓椅上，只有我和他的幾個親近的朋友伴着他，他偶然提起了一件一般人都在議論着的事。阿蒂克斯，你和普伯里烏斯 蘇爾皮奇烏斯是很熟的，你總該記得罷，護民官蘇爾皮奇烏斯與執政委員昆特斯 郭沛依烏斯互相齟齬，拋棄了多年友誼，成為死敵，這消息傳出之後，人民是何等的驚訝憤慨呀！斯凱渥拉這一天偶然提起了這件事，於是便講給我們聽，當初賴里烏斯對於『友誼』的議論，那是於阿弗

里加奴斯死後數日向他及另一女婿加優斯范尼烏斯（馬爾克斯之子）說的。這一段議論我大致都可以背誦了，現在我自由的撰做爲這一卷書；我使書中人物自己現身說法，免得重複的說明『我說』或是『他說』等等字樣，並且可以表現出他們親自發言的神情。你屢次要求我寫一點關於友誼的文章，我也覺得這題目頗值得一般人的研究，而又切合於我們兩個的私交。所以我很願意答應你的請求，公之於世。我在寫給你的那卷論老年的大卡圖裏，曾把卡圖老人當做主要的發言人，因爲我以為他是最適宜於談論老年的一個人，他自己是很老了，並且比任何人都更有亨通的老運；我們既然聽祖上傳說加優斯賴里烏斯與普伯里烏斯斯奇皮歐是有親密的交情的，所以我覺得賴里烏斯是一個最適宜於講解友誼的人，而他的議論又正好是斯凱渥拉所領教過的。這種談話體裁的文章，借重古人，並且古代名人，也可以使得文章更有力些。我讀我的那卷論老年的時候，就覺得是好像卡圖在說話，而不是我自己。在那卷書裏我寫的是一个老人對另外一個老人談論老年；在這卷書裏我要寫的是一個親愛的朋友對一個朋友談論友誼。在前書裏發言者是卡圖，在當時很少人比他年紀大，比他更聰明；在本書裏論友誼的是

賴里烏斯，他是一個有智慧的賢者，出名的有過光榮的友誼。請你心裏暫且忘掉我，只當做是賴里烏斯在講話。現在是阿弗里加奴斯死後不久，加優斯范尼烏斯與昆特斯木奇烏斯斯凱灑拉來到他們的岳父家裏，他們開始談話，賴里烏斯作答，他的全部議論是描寫友誼的，你讀下去的時候，你一定可以看出你自己的寫照。

（註一）“*Toga Virilis*”，成人之長袍也，羅馬慣例十四歲後之青年始著之。

二

范尼烏斯：

賴里烏斯，你說的不錯；因為實在是沒有人能比阿弗里加奴斯更優越著名了。但是你要注意，現在世人是對着你注目，認你為智慧的「哲人」。最近（註一）這個徽號是給了馬爾克斯卡圖，而當初在我們的父親的時代，陸奇烏斯阿奇里烏斯號稱為「哲人」。但是這兩人是不同的：阿奇里烏斯是因為精通民法，卡圖是因為經驗宏富，並且許多次在元老院裏和法庭裏表現出敏銳的遠識，堅強的行為，鋒利的答辯，所以到了老年纔能獲得「哲人」這個姓氏。但是你呢，一般人稱你為「哲人」，是另有原故的，不但是因為你有智力與品行，而是因為你受過好的教育，他們把這個名詞應用到你的身上，不是像一般愚人那樣亂用的，是像那些有學問的人那樣謹慎的用的。在這種意義之下，全希臘也不過只有一個人配稱做哲人（註二）這個人是經阿波羅的神諭判為「最智慧的哲人」——仔細的批評家都不承認當時所謂的「七賢」能儕於「哲人」之列。據一般人觀察，你的智慧是這樣的：你認定你的一切的行為都是靠你自

己來決定，並且美德優於一切財富。所以常常有人問我，大概也問過你，斯凱渥拉，對於阿弗里加、奴斯之死，你是怎樣忍受的？這一問也是當然的，因為上月初七（註三）我們卜者照例的在布魯特斯的鄉下家裏開會，你沒有到會，而你平常一向是留心準時到會的。

斯凱渥拉：賴里烏斯，確是像范尼烏斯所說，也有許多人問我，我是根據我的觀察來回答的，我說你對於這位名人而兼密友的死去，是頗能節哀的，你當然不能不哀慟，因為那未免太不合於你的懇摯的天性；不過你所以沒有到卜人院的例會，那是爲了病，不是爲了悲傷。

賴里烏斯：你回答得很好，斯凱渥拉，並且很確實；因為我身體好的時候絕不會曠誤我的職務，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也絕不會荒廢他的職務。范尼烏斯，至於你所說的大家誇獎我的那些優點，我却不敢自承，亦不敢希冀，我只銘感你的好意；不過我覺得你對於卡圖的讚美還嫌不够似的。我以爲較佳的觀察是世界上就沒有聰明人，如其有的話，那便是他。別的證據不必講，只看他對於他的兒子的死是如何忍受的（註四）我記得鮑薩斯，我也見過加魯斯，他們的兒子是在幼時死的，而卡圖的兒子是在中年並且已享有名譽的時候死的。所以，即是你所說的阿波羅所

判爲最智慧的哲人，你也不要把他看做在卡圖之上。因爲一個是品行出衆，一個是言語超羣。至於我自己，請你們靜聽我的話罷。

(註一) 卡圖死於紀元前一四九年，故范尼烏斯所謂『最近』實二十年前也。

(註二) 卽蘇格拉底斯。

(註三) 原文 Nouae 卽羅馬曆法三月五月七月十月之初七日及其他各月之初五日。爲卜人院例會之期。

(註四) 西塞羅讚美能節制情感的父母，但寫本文一年中前其獨女死，却倍極悲傷。

三

假如我說斯奇皮歐之死沒有使我怎樣的悲傷，智慧的人們當然可以判斷我的這種行為是如何的正常，但是我實在是說謊了。這樣一位永不能再有的朋友的死亡，使我很受感觸；這樣的朋友在以前也是唯一無二的。不過我也有救濟的法子，因為我有一種安慰，普通一般人因喪失朋友而悲憤的那種錯誤，我是沒有的。因為斯奇皮歐死了不會受罪的，他死了只是苦了我，為自己的苦楚而十分的悲傷，那簡直是表示不是愛朋友而是愛自己了。

誰能否認他一生都是順利的？除了長生不死之外——這也是他絕不會起的念頭——那樣凡人類所該願望的事他沒有做到？他在童時聰慧絕倫，已為國人所屬望，後來果然在青年的時候便飛皇騰達，超出了國人的預望。他從不競做執政，但曾兩度被選，第一次被選是在他沒有到法定年齡之前，（註一）第二次是在對於他適宜的時候，而為了國家設想，這第二次又太晚了。（註二）他摧陷了為國家勁敵的兩座城池，於是不但結束了當時的戰事，並且防止了後來的

戰爭。他的和藹的態度，對母親的愛，對他的姊妹的慷慨，（註三）對族人的慈愛，對國人的公正，這還用我說嗎？這是你們知道的。從他的殯葬時的哀悼的情形，便可知國家是何等的倚重他。那麼，他即使再多活幾年，又能多能些什麼呢？老年固然並不使人難堪——我記得卡圖死前那一年對斯奇皮歐與我談話中是這樣主張的——但是多少要減少一點斯奇皮歐至死不變的那種英銳之氣。

所以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倖運與名譽都不能再增加什麼了；並且他的暴死還可減去死的感覺。他的死狀是很難講的，你們知道一般人是如何猜測。（註四）不過我可以說，在他一生許多的快樂的日子當中，無日不在熱烈的羣衆擁護着，而頂快樂的一天却是他死前的那一天，那天元老院散會之後，送他回家的有元老院的議員，羅馬民衆，和拉提烏姆的人們，所以他是從人間極樂的境界突然的超昇到天上，而不是降落在陰間。

（註一）斯奇皮歐於紀元前一四七年初選爲執政時，年三十八歲。

（註二）斯奇皮歐又於一三四年被選爲執政，使圍攻奴曼蒂亞，羅馬與師八年不利，至是始告凱旋。

(註三) 斯奇皮歐的母親被離婚，斯奇皮歐遂以其繼承祖母所遺之產業奉其母，後母死，又轉贈其姊妹。

(註四) 斯奇皮歐爲反對土地法在元老院與卡爾波作劇烈辯論後，羣衆擁之歸家，翌晨死於床上。西塞羅認作是卡爾波謀殺的。

四

近來有人說靈魂是與身體同時死的，一切的東西都能被死所消滅，這話我不贊成。我相信舊時的主張，或是我們祖先所主張的，他們很注意祖先崇拜，如其他們以為那些儀式對死者完全無關，他們必定不做那種舉動。我也信古代哲人所主張的（註一）他們住在這個國土裏，宣達教化到大希臘，可惜現在這個學派完全絕傳了。我也信阿波洛神諭認為最智慧的那個人所主張的，他對一般的問題雖然有時這樣主張，有時那樣主張，但對於靈魂是神聖的這一點是始終一貫的，靈魂離了軀殼便可以歸到天府，如其靈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的順利的昇天。這些主張是我確信的。

斯奇皮歐也是同此信仰，因為他在死前數日，當着菲魯斯，曼尼里魯斯，還有幾個別人，（你也在那裏，斯凱渥拉，你是和我同去的，）好像預知將要死似的，暢論國事三天，每次談話結果總是歸到靈魂的不死，他所根據的理由據他說是在夢中聽見阿弗利加奴斯說的。如其好人的靈

魂在死後最容易脫離肉體的桎梏，誰能比斯奇皮歐更容易昇天？所以我想若是對於他這樣的命運發生悲傷，那實在是嫉妒，不是友愛了。反過來說，如其靈魂與身體同滅，那麼死既沒有什麼好處，當然也沒有什麼壞處了。因為一個人若是失了感覺，其結果是和沒有生一樣；但是斯奇皮歐既然是已經生了，這件事實對我們應該是一件喜事，國家也應該永久的引為一種榮幸。

所以他的一生是很好了，其實我還不如他，因為我比他早生，我也應該比他早些脫離這個生活纔是。不過我回想起我們的友誼，我也就覺得我的生活是快樂的了，因為我的生活是和斯奇皮歐一同消磨的，我的公私事務都有他來幫助，我和他住在一所房子裏，一同出去從軍，享受了一切的友誼的精粹，——主張相同，事業相同，意見相同。所以方纔范尼烏斯提起的我的智慧的名聲，我倒不覺得因此而怎樣快樂，我本來也不配有這樣的名聲，我自己認為快樂的只是希望我們的友誼的回憶能永久存在；我非常喜歡這樣的希望，因為全部歷史裏也不過提到了三四對這樣的朋友，（註二）我希望斯奇皮歐與賴里烏斯的友誼也能在這種史蹟當中傳諸後世。

范尼烏斯：那一定是會這樣的，賴里烏斯。不過你既提起了友誼，我們今天也沒有什麼公事，我想斯凱渥拉一定也贊成，請你按照往日喜歡應對問難的辦法，給我們講解友誼的性質，和你對友誼的意見罷。

斯凱渥拉：我當然很贊成。我也正想作同樣的請求，卻被范尼烏斯搶先說了。你若答應我們，我們都很願意的。

（註一）即皮塔哥拉斯學派，紀元前五世紀創於意大利之克羅托拿。

（註二）三對最著名的朋友是 *Theseus and Pirithoüs, Achilles and Patroclus, Orestes and Pylaros*。至於第四對西塞羅大概是指 *Damon and Pythias*。

五

賴里烏斯：

如其我自己覺得有把握，我是很願意談談這個問題的，因為這個題目是一個很高貴的題目，並且恰如范尼烏斯所說，我們也正沒有公事。但是我是什麼人？我有什麼本領？（註一）你所提議的原該是哲學家的事，尤其是希臘人最擅長這一道，無論問得多麼倉卒，他們也能談得議論風生。這是很難的一件事，需要長期的練習。所以要盡情的討論友誼這個問題，我勸你們向有那種本領的人去領教；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教你們知道友誼是人生最要緊的一件事；因為人無論在處順境或逆境的時候，友誼是最合於人性的，最有幫助的。

我認為第一個根本原則——只有好人彼此之間纔能有友誼產生。但是我所謂好人，我並沒有苛求的意思，我不像那些擅長議論的人們，他們的議論非常精細，正確但不切實際，因為他們以為只有智慧的人纔能算是好人。這一點我們本可以承認；但是他們認定智慧是一件凡人所尚未能得到的東西。（註二）我的看法是根據日常的生活經驗，不是幻想或希望。我們的祖先

所認為智慧的人，如加優斯法伯里奇烏斯，曼尼烏斯枯里烏斯，提貝里烏斯考侖加尼烏斯，我從不信這些人之所以成為智慧者是根據了那幻想的標準。所以，那些詭辯神祕的哲學由他們去講罷，只要他們承認上述諸人都是好人，那就够了。但是他們連這一點都不肯承認，他們說只有智慧的人纔能算是好人。我們還是如俗語所說『不揣譾陋』的自行解釋罷。凡是生活行為不悖於忠誠正直公平慷慨之道，不為感情意氣所驅使，並有堅強之品格，如上述諸人那樣，此等人我們都可認做是好人，他們的生活也可以說是好的，因為他們是盡力之所及的順從了「自然」，而「自然」又是生活最好的嚮導。

我以為人生於世，便自然的有一種相互的關聯，彼此愈接近則關聯愈牢固。所以同國的人就較比外國人為親近，親戚（註三）便比生人為親近，因為常相接近的人自然可以產生友誼，不過此種友誼不一定是持久不變的罷了。友誼勝過親戚的關係，因為親戚可以是沒有感情的，而友誼則決不能沒有，友誼而沒有感情便不成其為友誼，而親戚沒有感情卻依然是親戚。並且友誼的力量之大從另一方面可以頂清楚的看出來，友誼比別種的自然所生的人類團結精神不

同，友誼永遠是以全副力量集中在兩人之間或極少數的幾人之間

(註一)臨時命題，而能從容不迫的談論，是詭辯派學者修辭學家及新學院哲學家所擅長的一種本領。

(註二)斯多亞派哲學家所稱『智慧的人』乃一種理想，只有極少數的人，如蘇格拉底斯，席賡近之。

(註三)原文 *Propinquitas* 亦可解做『隣人』，『國人』及『親戚』。